

烟标收藏：低门槛 高投入

□ 曹原

用黄燎原的话说，因为念旧，不爱扔东西，所以中国三大纸上收藏——邮票、火花、烟标——他都是从小时候就开始攒在那儿的。直到2005年，他才开始系统地收藏烟标，虽然烟标收藏门槛低，但是黄燎原每年在这上面的花费却高达一两百万元，因为他寻求的烟标存世量少、品相好、最好还有设计感。只买进不卖出的他，只好暂停邮票和火花的收集，在这三者中选其一。

烟标玩的是小区别

“可能玩过烟标的人都有扒拉垃圾的经历。”小时候的烟标都是从大人抽完扔了的烟盒上捡回来的，有时候还会拿根小棍去垃圾袋里扒拉，那会儿拆烟标的用处是为了叠三角，去找小朋友玩。直到2005年有一天，黄燎原去北京报国寺的古玩市场买东西，发现居然有专门卖烟标的，自己攒了这么多年的烟标不是抽完的烟盒上拆的，就是捡的。完全没有经验的他第一次出手便买了假货，也就是那一年，黄燎原买了十几张假烟标。从此以后，黄燎原便开始着手系统地找寻收集。

装烟标的册子大概一本能装七八十张，黄燎原至今装了有一百本，还有大批都是没装的，大概拥有量在一

万张以上。玩烟标的人都知道数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里面有多少张精品。主要收集文革标、早期标和三无标的黄燎原认为他收的是新中国的设计史，这也是他几乎不收现在的新标的原因，“新烟标都是电脑做的，老烟标全是手绘的。”在这几种类别的烟标中，黄燎原说他都有一些很珍贵的。他把这些珍贵的烟标分成本装，比如有“珍藏本”、“一般珍藏本”、“顶级珍藏本”。

最近几年烟标市场的涨幅很快，玩的人也越来越多。烟标最便宜的有一两块钱一张，最贵的就没底儿了。黄燎原说他基本上买的上百一张的，买得最贵的一张是三万多，“那张是文革标，全国只见过几张。”烟标的存世量并没有官方的数据统计，生产量可以从烟厂的资料中查到，存世量只能靠一群烟友们侃大山时的信息。

考的是信息量和眼力

关于烟标的信息流通和交易，大家只能在网上和每年的烟标大会中进行，全国很多小地方都有自己的烟标协会。黄燎原聊着聊着便叫记者一起去电脑旁，打开缩小的对话框便是平时天天泡着的烟标网站，本是在网站上给记者分门别类介绍的黄燎原，慢慢浏览着就变成喃喃自语了：“这个怎么才能拍到一千呢？这个我必买，我



的工农题材还差这枚，多少钱我都要。”

去香港的那几天，为了不让在网上看中的烟标落腿，黄燎原专门托朋友注册了账号，在网上帮他拍。除了“工农”专题的收集，黄燎原还收集“前进”、“飞跃”等不到十个专题，“到最后财力都会是有限的，所以只能节制，因为烟标不像集邮，如果想集“文革”期间的邮票，可能很快就集全了，但是烟标太多了。光说一种标，每个人手里都攥着几张好的，大家都想把对方的吃过来，但是吃不过来，半吊子搁在那很难受，而且即使这个人卖给你了，另外的人也不会卖

给你，所以永远也收不齐，最后只能找一个理由让自己节制一点，就像只收哪几种题材。”

除了在网上和每年的烟标大会上交易以外，黄燎原还和一些网上认识的朋友私下见面。黄燎原在烟标网站上出了名的“大手笔”，只买不卖，而且在公开场合经常竞拍，虽然大家不知道他手上到底藏了些什么标，但是知道他藏了很多东西。所以大家都把贵的、好的标准推给他，“他们一定都觉得我是大藏家，哈哈，我光在一家烟标网上就买了一百多万。”

买贵了还是买早了？

现在的烟标市场中，众所周知的是文革标比较贵。烟标最主要的价值判断基础便是它的存世量。除了存世量稀少以外，还得看画面是否公认漂亮。比如上面有语录的标就相对比较珍贵。烟标的存世量并无一个官方的数据统计，考的是信息量和眼力，这不仅收藏烟标的难处，也是藏友们认为的乐趣所在。“玩烟标最怕的就是你有一张标，很珍贵很值钱，但是突然不知道哪天冒出来一批一样的。原来有张湖北的三无标，叫仙人桥，当时卖到上千，突然出来一大堆，这叫出量，现在几块钱也没人要了。”

从2005年至今，黄燎原买到的假标还是2005年那十几张，再后来，人缘不错的他在网上竞拍时，只要有

疑似假标的标出现，便会有人私信告诉他。黄燎原坦然有商业的地方就会有假，“假标分很多种，一种是可能某种标很难得，便去造假。还有一种是，标是真的，但是很破很旧，然后他会用各种手段把它做得品相看上去好一些，属于局部造假。另外就是臆造标，完全凭自己想象力出了一种标。这就需要考知识和经验了，因为他要臆造一个假标的话，需要安一个厂名在上面，你可以查，可能中国烟草史上根本没这厂，或者有这个厂，但是根本没生产过这枚标。还有就是一看它就是电脑做出来的，但是那个时代根本没有电脑。现在造假的会把烟标揉得乱七八糟，也用以前的旧纸，但你仔细看会发现油墨是不一样的，而且相对没那么清晰。”

除了早年买到的假标，黄燎原也买过贵的。花两万四买了两枚标，周围的人都觉得买贵了，虽然大家暂时都没在别处见过，但是仍然觉得物不及所值。黄燎原乐观地替自己解围：“我估计是买得有点贵了，但是随着时间过去可能就不贵了，这就是下手早，稳准狠，哈哈。”

人物链接：黄燎原，唐朝乐队经纪人，二手玫瑰乐队经纪人，现在画廊创始人。当代艺术藏家，涉及以草间弥生、村上隆、奈良美智为首的日本当代艺术，德国表现主义绘画，波普艺术，以及中国当代艺术。

烟民老古

□ 东方

老古和我是同学，也是同事，又在同一个科室。但老古的烟龄却比我长得多。他从十七八岁就开始吸烟，烟瘾极大，是那种所谓“一日可以无饭，却不可一日无烟”的铁杆烟民，而我是参加工作以后，为了应酬，才学会吸烟的。因此，从本质上讲，我们俩对烟的理解和依赖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比如老古的“名片说”就很有新意。他认为烟是一个人地位、修养、文化的象征。一个人的品位如何，一掏烟就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我不信，老古就试了几次，还真是灵验。老古得意洋洋地说：“咋样，服不服？”我给了他一拳：“好你个老古，吸烟都吸成精了。”

老古的“名片”是随着身份、地位和经济收入的变化而变化的。刚进机关时，我兜里总是装着五块钱一盒

的“太阳岛”，而他则抽两元一盒的“林海灵芝”。当然，我的一盒烟可以抽上半个月，而他一天就要两盒。几年后开始加薪，我俩就站在同一水平线上了。后来，我们同时提了副科，不约而同地都换上十元价位的“长白山”，只不过我每周一盒，而他依然一天两盒。时间一长，老古的财政支出就有点捉襟见肘。

后来，机关要选一名中层干部下乡扶贫。大伙都知道扶贫对象是一个偏僻、闭塞、贫困的小山村，可老古主动请缨，成为我们机关的第一任爱心大使。

老古这一去就是两个月。有一天，老古风尘仆仆顶着一头高粱花子进来，见我第一句话就是：“快给我一支烟！”点燃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半晌才缓缓吐出。接着又狠狠吸了一口，微眯着双眼，完全陶醉其中了。一支很快吸完，又接上一支，这才幽幽地说：“真香啊！说实话已经



断‘粮’一个多月了。”我拨拉着手指说：“不对呀，你走时带了十几条，以每天两盒计算，应该能维持下来啊。”老古说：“有好烟能自己抽吗？吸完后，村民送来一些老旱烟，这关东烟真够劲儿，第一次吸也差点给冲个跟头。”我问：“这次回来多

待几天吧？”他摇着脑袋忙说：“不行啊，村民的心气总算起来了，我得趁热打铁把路修了，以后的事儿就好办了。这次回来是办贷款的，修路总得有钱啊。”

老古第二次回来是半年以后，见他后第一件事，立刻给他点烟。老古

吸了几口，就掐灭了，连说没劲、不过瘾。接着，从口袋里掏出烟袋，拿出一个大烟斗，装满烟丝，点着后，美美地吸了一口，顿时，一股辛辣的味道在办公室里弥漫开来。再看老古，皮鞋裂了好几道口子，似乎从来就没打理过，西装皱皱巴巴，加上黑黝黝的脸上几条明显的汗迹，怎么看都不像是原来的老古。老古说，来一口试试？我接过烟斗，小心翼翼地吸了一口，顿时一股热流直冲肺部，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到了年底，老古扶贫期满回到机关。可我发现他似乎变了个人，邋遢了不少，没事就叼着个大烟斗，弄得办公室里呆不住人。我们组织的几次活动他都以各种托词婉拒了。

老古也说自己不再适应机关了，于是，打了个报告，仍然要求到基层工作。不久，他被任命为边远地区的一个乡长。后来从电视上看到了他，他任职的这个乡成了烟叶之乡，乡亲们靠种烟富了起来。画面上，老古戴着草帽，在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烟田中指点着什么，很有大将风度。这个画面在我眼前定格，很美。

抽烟在台湾是件烦心事

□ 海峡

走过台北的繁华街区，尤其是潮男潮女聚集的西门町步行街，偶可见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子纤指上夹着根细长的香烟，要么优雅要么耍酷地吸上一口。与我一同逛街的小兰是初次到台湾，他悄悄问我：“好像台北抽烟的女人不少呀。”我说：“不是，是因为她们抽烟全都必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逃脱不了你的眼睛，所以你会觉得多，事实并非如此。”

我所说的“光天化日”特指除了儿童、老人经常光顾的社区公园外没有屋顶的地方。而几乎所有有屋顶的公共场所，都会看到门上或墙上贴着这样的醒目告示：“烟害防治法新规定98年1月11日(即公历2009年1月11日)全面上路，××大楼全栋大楼均属于法定禁烟场所，于禁烟场所吸烟者，政府主管机关不经劝导直接开立罚单，处新台幣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除百货大楼、展览大楼、会议大楼等公共大楼外，台湾的室内网吧、楼梯间、表演厅、大专院校、机关单位等室内也全面禁烟，通俗地说，就

是所有上面有顶的公共建筑物下都不能抽烟。除违规吸烟者被罚外，经营者未张贴明显的禁烟标志，也将被处以1万元至5万元新台幣罚款。

说实在，“此处禁止(倒垃圾、大小便、吸烟、吐痰……)违者罚款××元”，这样的禁令在生活中并不罕见，但因事小且不便监督，往往难以严格执行，结果就沦为一句事不关己的标语口号，大家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可是跟台湾人接触多了，我发现这些条条框框对他们还真有威慑作用。

记得2009年1月台湾禁烟新法正式上路时，正值我首次赴台驻点采访，当地的媒体朋友请我到一家小饭馆餐叙。谈到兴起，其中一位老烟民忍不住拿出一根烟，刚要点上店家小妹就急忙奔来，一边制止一边赔笑脸：“这位媒体大哥帮帮忙，还是请到外面去抽，要是被发现了你挨罚，我们也会罚得很重哦。”说着紧张地四处张望。“没事没事，我就快快抽完这一根，这不大家正聊得高兴嘛，出去多没劲，再说我们在包厢里抽别人也看不见。”“不行不行，一有烟味人家就会举报，最近经常有人检查，查得非常严。”那小妹哭丧着脸。

无奈媒体大哥只好拿着烟走出餐馆，刚点上老板娘又奔过去，一边指天一边摆手，大惊失色。原来他站的地方，有个钢化玻璃遮阳篷，算不得完全的露天。

电视人有句口头禅：“戏不错，有点过。”这“谈烟色变”就是，现在哪里不在喊禁烟？但作如临大敌状未免夸张了吧。可那天晚上台湾几家电视新闻台滚动播出的一则新闻改变了我的看法。

原来那段日子除了有关部门到处搜寻违规吸烟者，抓一个罚一个外，民众也积极举报，各媒体更是全面发动，尤其是电视媒体到处追拍、抓拍、偷拍。那天被曝到电视上的是这样的一段视频：某高级酒店门口廊沿下，一名靠墙而立的男子一只手背在身后，镜头拉近，可见他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枚烟头。

哇噻，这台湾电视媒体的大哥大姐们委实厉害！就连藏在身后的小烟头也能拍到，可见真的具有火眼金睛，而且绝对是经过了细心的跟踪搜查。这段视频所要批驳的不只是这位违规吸烟者，其矛头直指“卫生署”某高级官员，斥其领导不力，执法不

严，要求他检讨甚至下课，而且摆出了不依不饶、穷追猛打的架势。

台湾是个把“仁义”挂在大街上的地方，台北有著名的“仁爱路”、“信义路”，可上电视一看，别说是违法违规，只要是缺德的人和事一旦被揪出来，就绝不会被仁慈对待。连主人对家犬暴粗口、小孩喝斥家长这些等“闲事”也会被好事者偷拍提供给媒体，而各大电视台也很乐意将这类“鸡毛蒜皮小事”当作社会新闻公诸于世，警示公众，令当事者丑五。所以让吸烟者害怕的不仅是重罚，还有被举报曝光，罚款事小，丢脸事大。

当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三个“必”落到实处，加上舆论监督的凶猛，群众举报的踊跃，敬畏法律法规就会渐成集体意识。虽然当下的台湾仍不乏违法乱纪者，但依我观察，在公共场合自觉自律的占绝大多数。

除了重罚违规吸烟者，台湾还不允许电视节目、戏剧表演、视听歌唱及职业运动表演中出现吸烟场景；所有杂志不得刊登任何香烟广告，一旦违规，处以500万元到2500万元新台幣罚款。此外，台湾有关部门增加

补助，帮助“瘾君子”戒烟。他们从“烟品附加健康福利捐”中拨出5亿元新台币用于烟害防治预算，其中至少1/4用于戒烟门诊。每位戒烟者可获补助，进行为期8周的戒烟疗程。

但据我了解，很多“瘾君子”也用不着有关部门赞助戒烟，干脆自己一戒了事。究其原因，并不是他们对吸烟的危害性真有多深的体认，而是违规吸烟成本太高、吸烟实在太麻烦。比如办公室位于101大楼最高层的员工，要到一楼的户外专区吸烟，得先从73楼搭电梯到59楼，再从59楼转到一楼，平常一趟要5分钟，若遇到午休或高峰时段，来回得耗费半小时，这样折腾一番只吸一根烟不划算，若连吸两根或三根的话，“失踪”时间太久老板又会有意见，难保不被“炒鱿鱼”，相较而言，“饭碗”当然比过烟瘾更重要。

眼下福建居民赴台湾金、马、澎个人游就要启动，游客中的“烟民”可要注意啦，你到各商场景点购物参观，如果在空气中闻不到一星半点的烟味很正常，如果你吸烟了就会被视为很不正常。所以请一定谨记：按规行事，小心罚款，小心曝光。

香烟牌子旧事

□ 杨志明

从前上海小囡白相的香烟牌子，又叫“卷烟画片”、“纸烟画片”、“香烟画片”。北京人叫“洋画儿”，广东人叫“公仔纸”。听老人讲，早年香烟是软壳包装，后来烟厂发觉软壳存放口袋不方便，加衬一硬卡纸，香烟壳遂括括硬硬，烟壳又在该卡纸的一面印上人物等图画，就有了最早的“香烟牌子”。

某日，从前在江阴路一起修仪表的老同事宋伯年兄要我鉴赏他收藏的百余张老上海香烟牌子是否老货。嘿！见了那些《水浒》人物等花花绿绿的小小纸片招人喜欢，久违后怀旧的感觉是既熟悉又陌生，这不就是儿时到老弄堂里玩的小纸片吗？我们当年玩的香烟牌子是解放前遗留之物，也有弄堂口小摊上买的整版新货。那年头我们真的很差钱，翻箱倒柜四处寻觅到的香烟牌子有些是烂皱皱的民国旧物，那时玩香烟牌子主要是贴在墙上往下“飞”，看谁飞(飘)得远，和把对手的香烟牌子在地上“刮”翻身，就算赢了。这是老上海流传来的弄堂游戏，略有赌博性质。旧时香烟厂商会很做广告，小小一张香烟牌子出厂时已经夹在烟盒里轻轻松松传到千家万户，要比现在的厂商雇人在马路上乱发小广告“低碳节能”多了！

钱币邮票藏家郑汝德先生亦喜集藏香烟牌子，听他说，香烟牌子大约产生于清朝光绪年间，随香烟一包送一张，有民国时髦美女，也有历史、野史、民间传说人物、风景等画片，如上世纪30年代的美丽牌香烟送的《水浒108将》《苏三起解》《红楼梦》和老打牌香烟送的《二十四孝》《时装仕女》等。有的画片背后还有广告语：“先生，请吸国货香烟！”、“遇有儿童及老人穿过马路，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等句。那时的香烟牌子还有开奖，从香烟一支、毛巾一条、剪刀一把到真金白银等，华昌烟公司推出的金箭牌香烟大奖是：足赤金二两重金手镯一对、或同昌车行全钢丝黄包车一辆、或六灯无线落地收音机一台等，如此巨奖要积聚到孔子及七十二门生全部73张画片。

据说，郑汝德当年只凑到72张就差一张永远等不到一辆黄包车，哎！我不知道那时的烟厂是否噱头一个，或只印了72张？……

沪上山水画家张之发旧藏一瓶贵州飞天牌茅台酒，白瓷瓶上商标贴已经泛黄。之发兄告诉我此酒来历：“1986年他为一位朋友刻了几方印章，朋友大喜，随手拿了这瓶陈年茅台以赠，说这瓶茅台酒是他已经谢世的爱喝酒的父亲在1965年用一套几十张老上海戏剧人物香烟牌子同住在石库门阁楼里的邻居阿六头换来，他父亲一直舍不得喝……”之发兄感慨地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一套香烟牌子现在也值不了多少钱，可是从前几块钱一瓶的茅台酒身价突然大超黄金白银。看来，收藏旧物行情变化莫测，有时会给你带来意外惊喜！”

